

漢文綱要

東京 晚香 菊池武貞仲幹氏輯

(一) 國 書

彙 報

大清國大皇帝。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。中國與貴國。相依唇齒。敦睦無嫌。月前忽有使館書記被戕之事。正深惋惜。一面拿兇懲辦間。而各國因教民仇殺。致疑朝廷。祖民嫉教。竟爾攻佔大沽砲臺。於是兵衅遂開。大局益形紛擾。因思中外大勢。東西並峙。而東方祇我兩國。支持其間。彼稱雄西土。虎視眈眈者。其注意豈獨在中國哉。萬一中國不支。恐貴國亦難獨立。彼此休戚相關。亟應暫置小嫌。共維全局。現在中國籌兵禦匪。應接不暇。

排難解紛。不得不惟同洲是賴。爲此開誠布臆。肫切致書。惟望大皇帝設法籌維。執牛耳。以挽回時局。竝希惠示德音。不勝激切翹企之至。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。

(二) 論治罪次序

直報

朝廷之籌算。能周知外務。能揆度機宜。能操縱臣工之權勢者。天下皆莫得而違之也。黜陟之道。在臣下之忠奸。舉措之宜。在聖衷之明暗。嘗謂天子能默運於上。而斟酌於下者。國未有不治也。國不難於治。難於治人耳。本年中外之衅。朝廷全失用人之道。忠良者戮之。奸權者任之。觀袁許諸臣之死。不能不疑朝廷之不公。觀端董諸臣之生。不能不疑朝廷之不明。五六月間。罪魁等挾天子。以令諸侯。號召徒黨。仇殺外人。謬論紛傳。亂匪

競起。各國其時皆知兩宮無壓制之權。無用威之法。致使罪魁等任意顛倒啓衅友邦。又疑罪魁等跋扈飛揚。其中難保不由慈宮之袒護。以致猜嫌不能盡泯。疑忌因之叢生。而要挾盡憑壓力會議。卒無起點。其請速回鑾也。所以試兩宮於外人輯睦否也。其請懲罪魁也。所以試兩宮於羣奸決絕否也。朝焉一議。暮焉一議。大旨皆不外此兩大端。旣而皇上乾綱獨斷。天威大伸。一則降王大臣革職之諭。再則降王大臣議處之諭。其中或圈禁。或發充。或降罰。各有等差。而不及董福祥一字者。當時煞費經營矣。何則。董之奸不及羣臣。而其兵權則過之十倍。羣臣能殺人。人亦殺羣臣。董則能殺人。人不能殺董也。此兵權爲之也。以董之兵權如此之重。假使朝廷稍有鹵莽不加慎重。忽降處置董福祥之上諭。則當時董竟可以反變。可以叛亂。其所挾兵數甚多。一旦因變亂而生事起衅。則肘腋之下。任

其挾制。任其犯肆。害有不可勝言矣。此其意朝廷運之於中。識時務之士。亦會心不遠。而外人則急不可待。紛紛然一請再請。以爲董不治罪。則朝廷仍有報復之心。仍有護庇之意。故議論囂雜。此懲罪魁一條。已筆秃唇乾。幾萬喙紛辯而不可解矣。不知朝廷既有懲辦端莊諸人之諭。又兼及統賢。則董福祥一人必不能逃於斧鉞之外。所以不早及之者。實碍其兵權之重也。是以先於其所部裁。撤五千五百人。仍著帶領親軍數營。尅日馳回甘肅。而其罪祇及革職留任。差乎此正朝廷用心之深也。夫其罪祇及革職留任者。特初階耳。裁其營伍。正減其權勢。派往甘肅。正離其巢穴。此治董福祥之罪第一層辦法。自此以後之辦法。則降一諭加一罪。其不能邀寬典者。有心人可爲預決。蓋朝廷近來辦法。全是憑諸公理。憑諸大臣。不治端莊等之罪。則董必不及罪。旣治端莊等之罪。則董焉能獨存。嘗

謂拳匪之禍。起於山東。而成於京師。起於山東者。卽起於毓賢也。成於京師者。卽成於董福祥也。毓推其波。而董助其瀾。兩人之罪。各不相下。今毓之罪。有加無已。則董之罪。亦由漸而進。必然之事也。嗚呼。聖人之用心於反正向背。何嘗不推闡盡至哉。向蓋爲羣臣所蒙耳。今旣發奸摘伏。無所隱遁。則其周知外務。揆度機宜。操縱臣工。實有萬物在我之量。有心人默觀時勢。乃大悟朝廷用心所在也。自是罪魁懲治。已能大畧無遺。凡外人所噴有煩言者。雖未心盡如其意。要之中外輯睦。大公無我。外人亦當知朝廷無詐無虞。實亟望和局之早成。豈猶稍有與人爲難之意哉。天日在上。此心無他。各國皆極明理者。知必於懲辦罪魁一層。恍然悟聖人斟酌之法也。見新聞報。